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六十九

右編

六曹類

兵曹

一令之禦戎以沿邊諸郡有勇智者命爲刺史委之自用方略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爲陛下各立殊勳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憚不敢入塞人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又張堪爲騎都尉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

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爲用匈奴以萬騎入漁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乃於孤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人耕種以致豐富百姓歌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請令擇有智勇者爲刺史必副陛下之憂寄也凡經揀退尚堪力役者却與元本料錢其歿陣及守戍死亡兵士所有在戎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各令存活勿使寒饑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充洒掃裁縫之隷

以全其生
又養其死

其次揀中新招到軍雖稍有身首人材未宜便令管轄舊人須是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

吾儕未嘗不幸親其人似如耳

方今克節員一　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宰臣行一事必使宰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宰臣議之

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侯惑聖聽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剌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令宰相普三人中書並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一今之禦戎凡召發兵士或儲糧草亦宜謹靜勿使喧

煩臣竊聞去年於戶稅上拆料馬草及官中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行科校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待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輦轂之下豈無外國諜人臣即不知國家見在軍備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為無備若是無三年之糧實為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注河水而待漕運也

田錫兵議

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斂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有實未嘗散

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
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楊萬里兵論或在親要
朝夕開說素所狎昵縱言不顧或疏遠求進嘗試上
心或山林草澤之士請求獻見或在外之臣無以固
結恩寵走馬面論密疏入中或因緣稱薦無以爲名
必挾兵說以自重凡其開口議論容止不動聲音偉
然問答縱横不可窮詰至於超乘負矢意氣果決而
其上固已壯之矣凡此者皆奇言也人主慨然而樂
聽之雖未必用而其輕殺人之念已動於中矣漢武
帝聽王恢計欲擒單于單于不可得擒而漢首尾結

宿衛

禍無已天下幾亡宋文帝用江法徐湛之言意封狼居胥一旦魏氏臨江秣陵之人荷擔而立者累月元嘉之政衰焉　葉適論兵權

臣竊見前日山外之戰諸將多以殁所部兵衆故不可一槩問罪今不立法制則各務生全豈復以主將以殁爲意若人數不多則軍法可必行請陝西河東諸路部管許置親兵百五十人鈐轄百人招討都監等七十人月加給錢二百其出師臨敵主將以殁者並斬　韓琦請置親兵

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疾痾

盡減下請給幷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粟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又使邊陲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來請共京師之兵既少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爲揀選其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臣愚欲依朝廷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免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

良將出作
外在我行
天子不可

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虛

設同馬光論
林崇戰

方高帝築壇以拜信既委之以諸將之兵矣而高帝
所將之兵猶衆也其分兵多於信所以使之東向以
爭天下而於巳未能去兵者亦所以制信是以雲夢
之會信不得遯故嘗謂高帝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
將將此信所以爲陛下禽也嗚乎此高帝所以能并
一天下而終於無患也歟今自人主不復將兵而諸
將在外人提數十萬之師朝廷所資以禦夷狄除寇
盜者而進退去就惟其所欲此豈非可慮之事乎而

樞密三衙尚仍舊法自相牽制而所蓄之兵益損於舊使其力足以制之猶患所以使之者非其人況強弱多寡相什百耶陳淵論衛兵

昔仁祖朝富弼在樞府仁祖詔弼專管北事弼因上安邊十三策其一則論宗室當教而用之所以強本支而服四夷者以謂虜人貴親多以近親爲名王將相以治國事以掌兵柄所以自強而中國未闕有皇親可以爲朝廷屏翰者虜必謂王室孤危此言仁祖時也其後熈寧元豐間始行教養考試之法不幸遭值寇擾往往罹害今又有甚於仁祖以前矣然弼言

於仁祖時是時海內又安兵革不用而又契丹講和之後而其反復切至如此使當今日其所獻計又宜如何也陳淵論用宗子

廂軍供雜役禁軍教戰守弓手爲縣之巡徼土兵則爲鄉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猶二千人計一兵之費其正稟給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營伍將校其上則路分鈐轄總管者居其一焉恩賜闕視借請券食者居其一焉緣兵之蠹弊廝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謂第一等戶盡其賦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令

州郡二稅之正籍盡以上供其所趣辦酒稅寬名盡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養大兵矣而州郡又以其自當用度者又盡以養廂禁土兵又有配隸之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養然則財安得不匱而民安得不困乎故不減宿衛屯駐之大兵則國力不寬不減廂禁弓手土兵則州郡之力不寬夫立法定制於重滯繁擾之中以困民為安強以耗國為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為遠識以不可舉動者為體國以養兵不戰為銷姦雄之心遂至於忘讎恥棄諸華廢天命禮壞樂失積衆

弊而莫能革者宿衛屯駐之兵。困之於上廂禁弓手士兵困之於下而已。[葉適] 廂禁軍 弓手土兵

一怯薛古稱侍衛禁直左右前後之人今謂之怯薛耳周禮天官冢宰曰膳夫曰庖人曰內饔曰役夫曰滑人曰烹人曰遵人令之博兒赤也曰慕人曰侍從曰走卒曰內宰令之速古兒赤也曰掌舍曰掌次令之阿察赤也曰闔人令之哈勒哈赤也曰縫人曰屨人曰典婦功令之王烈赤也曰宮人令之燭剌赤也古者分以職役定以等差令則不然不限以員不責以職但技重貲有梯援投門下便可報名字請糧草

獲賞賜皆名曰怯薛耳品如屠沽下隸市井小人及商賈之流軍卒之末甚而倡優奴賤之輩皆得以涉跡宮禁又有一等流官胥吏經斷不敘無所容身則夤緣投入以圖陞轉趨者既多歲增一歲久而不戢何有窮巳失怯薛之名將以侍君側嚴禁廷也今乃出入私門效奔走於車塵馬足之下實當怯薛者十無二三是各官門下之怯薛非天子根前之怯薛也今後宜限以名數擇其人品又以所職貴賤高下定其出身之例遇有名闕方許選補則人心自無過望而國家不至濫恩矣[illegible]介甫論[illegible]役衛兵

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係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也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朝廷揀放於今所存者無幾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當西北控禦之地事同一體今若於陝西諸州亦點義勇止刺手背則又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旣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韓琦乞募陝西義勇）

何謂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竊見河北陝西河東自景

祐以前本無義勇凡州縣諸般承役並是上等有物力人戶知當其鄉村下等人戶除二稅之外更無大段差徭自非大饑之歲則温衣飽食父子兄弟熙熙相樂自寶元慶曆之間朝廷因趙元昊叛亂契丹壓境遂於三路鄉村人戶之中不問貧富等第但有三丁之家即揀一丁充鄉弓手及強壯其時西邊事宜尤急尋將陝西一路鄉弓手盡刺面充保捷指揮正軍其河北河東事宜稍緩遂只將鄉弓手強壯刺手背充義勇自此三路之人始騷然愁苦矣其河北河東之民比於陝西雖免離家去鄉戍邊死敵之患然

一刺手背之後則終身拘縶或欲遠出幹事糴賤賣貴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賣田產欲浮遊作客皆慮官中非時點集不敢東西又當差點之際州縣之吏寧無乞覓教閱之時軍員教頭寧無斂掠是於常時免役之外添此一種科徭也若果如議者之言無害於民則民皆樂從官中何必更刺手背以防逃竄乎以此觀之義勇爲害於兩路之民也可知矣况陝西於慶曆年中民家已各與一丁刺充保捷流落不歸今又取其次丁刺充義勇不亦甚乎朝廷近年分命朝臣徧往諸路減放謂之寬恤民力今乃

無故一旦刺一路之民十有餘萬以爲義勇何朝廷愛之於前忍之於後憫之於小而忘之於大乎且今日既籍之後則州縣義勇皆有常數每有逃亡病死州縣必隨而補之則義勇之身既羈縻以至老死而子孫若有進丁又不免刺爲義勇是使陝西之民子子孫孫常有三分之丁爲兵也臣故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謂於國無分毫之利太祖太宗之時未有義勇至於正軍亦不及今日十分之一然而太祖取荆湖平西川下廣南克江南太宗取兩浙克河東一統天下若振槁拾遺此豈義勇之力也哉蓋由民政

修治軍令嚴肅將帥得人士卒精練故也康定慶曆之間趙元昊侵犯邊境朝廷竭天下之力以奉邊鄙劉平任福葛懷敏之師相繼覆沒士卒死者動以萬數正軍不足益以鄉兵外府不足繼以內帑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以討其罪而不免含垢忍恥假以寵名誘以重賂僅得無事當是之時三路新置鄉兵共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乎以此觀之義勇無用亦可知矣唐初府兵各有營府不屬州縣有將軍郎將折衝果毅以相統攝是以令下之日數萬之衆可以立具無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綱紀素備故也

今鄉兵則不然雖有軍員節級之名皆鄉黨族烟平居相與拍肩把袂飲博鬪毆之人非如正軍有階級上下之嚴也若安寧無事之時州縣聚集教閱則亦有行陣旗鼓弓弩坐作斗喋真如可以戰敵者彼若聞胡寇大入邊兵已敗邊城不守胡騎殺掠蹂踐巻地而來則莫不迎望風聲奔波迸散其軍員節級將鳥伏鼠竄自救之不暇豈有一人能爲縣官率上卒而待寇乎司馬光乞罷剳陝西義勇

劾牓云但欲使之守護鄉里必不刺充正軍出屯邊境牓猶未收而朝廷盡刺充保捷指揮令於邊州屯

戍。當是之時臣丁憂在陝備見其事民皆生長太平不識金革一旦調發爲兵自陝以西閭閻之間如人人有喪戶戶被掠司馬光乞罷刺陝州義勇竊惟先帝以戎狄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故置保甲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任北監司既而有各務張皇以希功賞其舉官專護本局不顧他司事干保甲州縣皆不得關預管內百姓不得處治其巡檢指使保正保長競爲擾擾保丁習於遊惰不復務農先帝寖知其弊申敕州縣令

年矣所以兵益多糧亦困國用益不足而不知所以營救范鎮論益兵困民

今日之寨戶近於屯田今日之義勇近於府兵如廣募而精教之以銷禁兵之弊一寨戶之勇過於禁兵十人五義勇之費不敵禁兵一人以此校之養兵太費巳省其半矣自古及今有一國當一邊一州當一道者祿賞自足未聞取備於內也秦漢之際一燕三代自當匈奴本朝之初慶州姚內斌雄州李允則自當一道此無他兵精而無冗食也將使而不久戍也巖險其壘而不多留兵也通其互市以致州粟也多

置屯田以息遠餉也廣募土人以減禁旅也寇不至則無戒疆吏毋輕犯以致敵也寇既來則吾飭守將不與其幸勝也寇將退則吾度其盛衰雖空壘以襲之可也事既寧則吾計曲直雖益兵而報之亦可也

呂大忠

論養兵

臣觀治平二年天下所入財用大數都約緡錢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萬乃是六分之財兵占其五禁兵之數約七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五十千則七十萬人有三千五萬緡之費廂軍之數約五十萬一夫錢糧賜予歲不下三十千則五十萬人有一

千五百萬緡之費則是廂禁共費五千萬矣其餘一千萬以備國家百用之費今若裁損廂禁人數五分之一則可以減錢糧之費一千萬以助縣官用度比之常歲倍增其數百度經費有三千萬足以贍給有餘矣況藝祖朝中外之兵止一十二萬真宗之時三十餘萬章聖之時已號為多然不過五六十萬人大抵兵貴在強不在衆今若選揀精悍之士而去其懦弱羸老者凡五分之一則猶有九十六萬精兵不為不足矣陳襄論冗兵之費

國初州郡無禁兵也自騎射至牢城凡名額二百二

十三總爲本城而巳所謂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駐駐泊之名而鈐轄都監監押之官所部領也三邊之兵間因事宜升爲禁軍者則所謂四十四處禁軍是巳是爲就糧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倫叛而東南有宣毅於是列郡稍置禁軍至威果既云多矣然亦無過太郡要害之處熙寧拔天下廂軍之籍五十萬人而不知戰於是教閱之法起其後以廂軍團併爲額則今之兩浙崇節福建保節之類是巳教閱之兵因別爲額而隸之將下則今之兩浙雄節福建廣節之類是巳元豐兵令悉以雄節

之類升同禁軍出是禁軍始遍天下方成法之行也
三司禁旅轉徙於四方而州郡廂軍大抵以供百役
益勞之則易使散之則易養此藝祖神謀也自州郡
各有禁軍而三司之卒不出不出則常坐食於京師
常坐食於京師則必盡天下之利歸之公上利盡歸
於公上而州郡之益兵已多則其勢必巧取陰奪而
後足於是養兵始為大患若今屯所諸軍亦何異本
城軍哉特以三總領饋之而不節制於長吏為差異
耳要之所謂韓家軍者今為京口人矣劉家軍者今
為建康池陽人矣岳家軍者今為鄂渚江陵人矣向

之數經行陣以功得官往往揀汰冗食於廟祠添差之類比所招刺例多下等久不離營兒女滋息稍食鮮薄類苦饑露當此勞辱最易撫摩臣愚以為此可以漸復祖宗舊制之機殆天授陛下也誠有為國家任是責者稍使不仰食於縣官以省月椿則經總制之名亦可以次第改正陳傅良論養兵之費

孝安世羌叛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及段紀所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廩給

神宗句軍亦何能為

至高宗甚疑諸將惟信韓世忠

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世數倍矣尹洙息戍自靖康破壞維揚倉卒海道艱難杭越草創天下遠者命令不通近者橫潰莫制國家無明具之威信以驅使强悍而諸將自誇豪雄劉光世張俊吳玠兄弟韓世忠岳飛各以成軍雄視海內其玩寇養尊無若劉光世其任數避事無若張俊當是時也廩稍惟其所賦功勳惟其所奏將校之祿多於兵卒之數朝廷以轉運使主餽餉隨意誅剝無復顧惜志意盛滿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為患矣及張俊收光世兵柄制

馭無策呂祉以疏傲趣之一旦殺帥卷甲而遁其後秦檜慮不及遠急於求和以屈辱為安者蓋憂諸將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贅則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約諸軍支遣之數分天下之財特命朝臣以總領之以為喉舌出納之要諸將之兵盡隸御前將帥雖出於軍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勢向之大將或殺或廢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為深患者若此而已雖然以秦檜之慮不及遠也不止以屈辱為安而直以今之所惜者為大功疲盡南方之財力以養此四大兵攜攜

然常有不足之患檜徒坐視而不恤也檜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來者習見而不復知但以爲當然故朝廷以四大兵爲命而困民財四都副統制因之而優假兵食內臣貴倖因之以握制將權蠹弊相承無甚於此而况不戰旣久老成消耗新補惰偷堪戰之兵十無四五氣勢懦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債負家小日增生養不足怨嗟嗷嗷聞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財以養天下之兵前世之所無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財以養四屯駐之兵又祖宗之所無有也夫以地言之則北爲重以財言之則南爲多運吾之多財兵

強士飽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爲也今奈何盡耗於三十萬之疲卒襲五六十年之積弊以爲庸將腐閹賣鬻富貴之地則陛下之遠業將安可託乎陛下誠奮然欲大有爲於天下據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謀夫不同覆載者之深讐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減州縣之供餽以蘇息窮民種植基本於是厲其兵使必鬬厲其將使不懼一再當虜而勝負決矣兵以少而後強財以少而後富其說甚簡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葉適四屯駐兵

議者以今寇非大敵兵未深入故不必峻法不知寇

非大敵兵未深入尚臨戰先退儻遇大敵則孰肯奮耶穰苴之戮莊賈非大敵也止於會而後期爾孫武之斬美人非深入也止於習戰而非笑爾終於齊師勝晉兵人入郢委任專而法素行也

文彥博請嚴軍法

今後軍官子孫宜擇有器識才力者比民官承廕之例稍優一等待其久習戰事顯立軍功然後復之以祖父之職軍戶宜點其丁壯強悍者永當官身勿令更換朝夕訓習騎射優其衣糧更立賞格以激勵之

鄭介夫論閱武

昔曹操以數十萬衆順流襲吳而周瑜以三萬人逆

戰於赤壁因風縱火焚其船筏遂大破之攄自此不敢有窺江表之心而鼎足之勢立其後曹丕復以大兵次廣陵觀長江風濤洶湧吳人戈甲旌旗之盛恐懼而退晉有江左苻堅以百萬之衆次淝水而謝玄以八千人破之衆皆奔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將至則東南之兵養育訓練因地利而用之亦足以自守其地應沿河沿淮沿江帥府要郡凡臨流去處宜倣古制以造戰船上設樓櫓可以施弓弩下運艣棹可以破風濤須法式以授之仍募習水戰爲水軍以時教閱激賞賊船并濟渡舟合掩擊以我之素習擊

俟之半濟其勢必勝得一勝則賊必破膽不敢有窺東南之心矣嘉祐中范仲淹上言乞於河陽置戰艦水軍以防契丹當時以為迂闊不果行使用其說捌設至今則大河有備靖康初金人豈能遽濟渡哉〔李綱〕

乞造戰船募水軍

自監牧之法廢而為給地牧馬州縣行文具以塞責民間養羸瘠以充數而茶馬司惟以博易珠玉為事無良馬焉燕山陷沒北邊之馬又皆為夷狄所得夫金人專以鐵騎取勝而中國之馬耗亡如此何以禦之臣頃在密院嘗獻言請括買天下之馬及許客人

結攬陝西綱馬赴京師。其說謂凡養馬者必是上戶及令人醫官僧道之流、立三等價下、州縣括買之未爲厲民、而旬月之閒、數萬之馬可具足以濟一時之乏、又陝西綱馬管押至京餵養不時、死損過半、今客人結攬則達者必多、又請復監牧之制而朝廷許、令相視監牧結攬綱馬如所言、獨不行括買之令、靖康末、金人既破京城、首下令取馬、違者族誅、凡得馬萬餘匹、而京師之馬爲之一空、是吾所有者不能用之而反以資敵、得不爲失計乎、今行在之馬、不滿五千、可以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以奮張軍容、非括買不

可宜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詔州縣籍有馬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擾攘之禁舉行有緒稍激勸之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命陝西四川茶馬司益市馬而廣西鄰特磨道亦有可市者募客人結攬送納以給諸軍及分給沿河江淮閫帥府要郡然後舉行祖宗監牧之制李綱乞括買馬

臣伏讀明詔軍政之弊有虜人雖弱而我不得爲之敵臣嘗與有識之士日夜飲泣恨久矣今陛下明以訓臣是臣千載之遇合其敢不勉臣切見虜自逆亮竭其國兵財之力大舉以臨江一敗之後亟抵滅亡

虜氣頓索中原之民因見虜之力果不足以勝天也、起義兵而歸正之人相與而趨赴延及渤海契丹之族而虜勢遂孤虜中始多事、外訌內叛日有岌岌之憂況頻年旱蝗今山東河北斗米千錢燕山之價倍之咸平黃龍之價又兩倍之人皆相食數至盜起識者謂天之亡虜其在茲乎。臣見荊鄂兩軍、諸將多以其兵不能戰於平原為憂臣比與王彥商量造木拒馬用陝西陣法。教習兩軍。蓋中原平曠騎兵所利而議者多欲造車以當騎、而不知拒馬之用如車、而其便捷疾、兵不能潰又車所不若也自三國南北朝

用以取勝。載於正史。近歲吳璘用於西邊。數至大捷而王彥自謂能精甚法。臣之孤忠。不獨使荆鄂之兵爲陛下守漢上一面而已。（虞允文論御馬法）

漢唐用兵於寛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張方平諫用兵書）

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且二十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凉緣邊諸州皆有兵矣其所恃內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兗豫司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別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戶

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便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關為解既相執證理合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訴誣善者陷上而不懲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開元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猶

死生惟將所命此所謂攻討之兵也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衆自不攜故出則足兵居則

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置大將以鎮安之杜牧論饋餉

順成二年之間汾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八十餘萬石準元勑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仍以貯備軍糧為名并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勑處分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陳夷行論邊城儲備米粟等狀

事有便宜而不拘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

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中興以來未遑外討僑
隷四鎮於定定權附隴右於扶風所當西北兩蕃亦
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關東戍卒至則屬
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誘
涇原之衆叛懷光汙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
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其餘鎮軍
數且四十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人得抗衡
莫相禀屬每俟邊書告急方令計會用兵旣無軍法
下臨惟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
阽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

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
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今者窮邊之地長鎭之兵皆
百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
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
糧所給准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
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
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須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
以蔬醬之資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
詞因請遥隸神策不離舊所惟改虛名其於廩賜之
饒遂有三倍之益此則儔類所以忿恨忠良所以憂

蒸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褊匱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寇靖難則不可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分委本道節度使募少壯願住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供衣糧委關內河東諸軍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

令本道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
令度支散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繕城
造器具募人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
之器皆令充備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
勸之播植待經一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爲收糴
各酬倍價務獎營田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
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爲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
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
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臣一人爲隴右元帥應
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節度管内兵馬悉以

屬馬。又擇一人爲朔方元帥。應鄜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又擇一人爲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馬。三帥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爲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愼揀良吏以爲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爲軍糧以壯戎府。陸贄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皆承別詔委任。分鎭亘千

里之地莫相率從沿邊列十萬之師不設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於旬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驅掠人畜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既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

無兼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
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絶都市之內餒殍相
望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
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
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如常時米貴加倍此度匱
乏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
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糴
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
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
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

斗船脚又約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
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京邑所賤今據市司月估
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餒
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
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一百一十萬
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
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雖餘四
十萬石送至渭橋輸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
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荐饑當崔造拜相之初懲
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所在停滯米一百萬石以贍京

師此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
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
滯舟船江淮新米至倉還復留納填數輸還貯運頗
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
例曾不詳究源由邇年七年積數漸廣臣近勘河陰
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
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
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
八年間計猶未盡況江淮輸轉般次不停但恐過多
不慮有闕今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

頻以此事爲言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令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所船無用則壞爛莫修儻遇凶災復須轉濟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宜所運之數以寔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

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校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腳計得六十九萬貫都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已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

原倉收貯充塡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巳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今計見墾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留充來年和糴所餘江淮

不及減運米腳錢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
綿四色即作船搬送赴上都邊地早寒斂藏向畢若
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充
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
絹絁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官畜
及車均融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使與
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糴
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
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
得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

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勑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其所糴數並收貯處所。聞奏並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陸贄請儲蓄軍糧事宜狀

臣計今疆塞未多於建隆開寶之年。是時外捍夷狄。內有河東西蜀江南嶺南之戍。而所蓄禁兵止十二萬而已。至乾德中。兩川江嶺已平。則又減二萬。太宗盡有天下。所添之兵纔三十餘萬。真宗初年亦止三

十八萬至乾興中始及八十餘萬今乃自慶曆以來既廣招募又升廂軍爲禁軍凡總一百餘萬然而用之罕聞成功者由所用之卒不精爾不精之由無他在乎多而不得齊一也可藉見兵之數專委信臣精加選擇取方伉健軼羣超等一夫可以敵二三者別爲部伍俾如太宗及眞宗初年三十八萬之數收立名額練爲精卒付於善將後有亡逸亦用此格招塡使之捍邊疲軟老耄則散屯東南關兵之郡就食賤穀有亡逸者更不招補數年之內十必減四十年之內必可消弭不惟減天下之蠹耗實亦得精兵以爲

用也宣毅兵久為東南之弊況南方小郡有舉城無二三千戶者乃置禁兵數百坐食膏血自昔祖宗之制東南諸州皆遣府軍屯駐至於藩鎮則量加禁兵駐泊以為旁郡式遏行之甚久頗適事要比從慶曆之初創制此兵令諸路轉運供億艱苦遠近官吏憚於統制臣以謂除京東西路外其餘諸路悉可罷廢揀入別軍其老弱者令入本城役作惟一路藩鎮許揀留千人依舊教閱以鎮遏旁郡此又減費弭患之一端也臣仍願自今置廢興作須樞臣熟議毋得不問財賦而專有添創如慶曆初年之失臣伏聞祖

宗舊制三司每季供糧草文帳一本赴樞密院夫樞密不主財賦而使供帳者是欲置廢兵馬常使與糧糧照對也往歲樞臣不練事體稱糧草本屬中書密院供帳久爲閑冗乞自今罷之則知樞密總兵自來罕問糧草之有無如此謀圖豈天下取安之計也晉公

亮荅詔條畫時務論兵食

自府衛變而爲召募召募之法壞而邊兵始重於是藩鎭之亂起收藩鎭之重勢而人主聚兵以自將爲名竭天下之力以養之及人主不能自用而柄任已不專於諸將矣則四顧茫然無所統一於是內則常

憂其自爲變而外則不足以制患至於有莫大之兵而受夷狄無窮之禍此非今世之所謂實患者乎有邊兵有宿衛兵有大將屯兵有州郡守兵邊兵者因其地練其兵不待內地之兵食而固徼塞也宿衛兵者因郡邑所近之民教成而番上與募士雜國廩其半而不全其養也大將屯兵者悉用募士而教其精銳全養之而已州郡守兵者以州郡之人守之而不以州郡之力養之也故兵制各行而兵力不聚然後有百萬之兵而不困於財矣故進則能戰退則能守而不受侮於夷狄今也一之邊兵募也宿衛募也大

將屯兵昔有舊人而今募以補之使成軍也州郡守兵昔之禁兵消盡而今募其人名之曰禁兵也四者皆募而竭國力以養之是徒知募而供其衣食耳此所以竭國力而不足以養百萬之兵也力則已困用則不可故進不可戰退不可守百人跳梁而一方震動而夷狄之侵侮無時而可禁也臣願陛下深慮定計以分四者之兵而變今之法不過二年法行制定財不足為大憂而兵可用矣葉適兵總論論兵財

苦於用兵終未獲敵思為助兵之術則募之漢高祖於項羽是也兵力驟敗敵勢轉盛內懷震懼計無所

出則募之王莽於劉演是也用兵不一困於支離敵又相乘力不能應則募之梁太祖於劉知俊是也一夫跳走不知所從雖有兵甲之疆無以加討則募之楚平王於伍員之類是也募賞雖設無一獲者是募賞爲無益不可全任明矣今元昊初叛未嘗大戰非苦於用兵也師旅屯聚空食邊陲非兵力驟敗也諸方不聳獨西鄙有警非用兵不一也元昊大據全夏權衆不伏非一夫跳走不知所從也臣以此觀之甚非用募賞之時富弼論募賞科格

昔景德間契丹犯澶淵眞宗皇帝親駕征之自是强

虜請盟至今不復窺邊然而師還賞功如太師李繼隆等不過進階次加食邑雖周文質身督所部射提覽而殪之首帥旣亡黨衆遂潰然亦不過小遷其秩而已若熙寧用兵安南郭逵爲帥大破賊兵於富良江自是交趾不敢復動神宗皇帝猶以帥無大功斥其賞當是時燕達最有功不過進秩二等蓋故將邊賞若斯之鮮者將復有以用之故也月餘之閒伏見西師賞功凡行一百七十餘人積除二百五十餘官其閒特行遷秩者凡二十餘減磨勘者不獲數計距臣領事之前則所賞不知其幾何也許翰論西師賞功之濫

往歲西番董氊大將鬼章青宜結桀黠有智數熙寧中於踏白城誘殺洮西安撫四方館使景思立全軍沒其頭顱爲飲酒器人怨神怒先帝嘗下募賞之令厚捐金帛命李憲圖之凡十餘年未有能稱詔旨者元祐中乃敢陰連西夏誘結番首約爲內應遂犯邊土殺虜番戶遂據洮州屠戮酋豪無敢誰何方是時种誼守岷州鬼章之兵已逼岌乎如掛虎口誼稟命於經畧司求出師者數矣而劉舜卿以朝廷方休兵息民恬不爲意其後朝廷遣游師雄使熙河而趙濟忠郎結氊包順包誠之徒灑淚泣訴推心痛恨師雄

乃趣舜卿然且猶豫累日卒用誼謀誼師既出先命
焚飛橋以斷番兵之路把衝隘以絕傳報之音卒能
雍容靜密生擒鬼章獻之闕下西夏五十萬之衆及
境聞之遂皆遁去而廟堂槩薄其賞臣愚竊謂擒獲
鬼章誼實謀首親冒鋒鏑功居第一師雄不辱君命
能趣舜卿俾用誼謀功又次之舜卿觀望勉從功宜
居下而當時推賞師雄自宣德郎軍器監丞改奉議
郎陝西轉運判官繼除校理固不為過舜卿自龍神
衛四廂都指揮使高州刺史遂擢爲殿前都虞候寧
州團練使其崇峻如此而种誼乃自庄宅使北遷西

上閤門使康州刺史未足以稱其勲烈先帝詔令具在殺獲鬼章者未任人授諸司使今朝廷正宜信賞而酬誼止此豈先帝詔令可以闕乎蘇安民奏爲种誼生擒鬼章賞未稱功

臣伏見祖宗舊制軍功賞格以首級爲法每獲一級或轉官資或支銀絹是以當時賞功覈實無僞濫之弊自近年以來納級計功之法廢全軍推賞之制行諸將告捷皆以棄頭不斫横屍滿野推墮崖谷沈溺江湖不可計數爲言遂使有司不得覈實朝廷無所考據一軍千人則千人推賞一軍萬人則萬人計功

試官嚴歷
何世有一
賓

官爵不足以褒寵竭府庫不足以賜賚李綱乞納叙計功推功

近年賞之所行皆權貴嬖託與親隨厮役之流而士卒履行陣以立功者未必賞將帥提兵以自衛見敵不戰望風逋走者又不加誅而士卒潰散亦以歸正迷道為名而招集之則彼何所勸而力戰何所畏而不走以求生哉臣頃在樞密院見童貫推燕山賞案杳及於朱勔父子並其胥如知秀州周審言皆未嘗從軍則其餘所賞者推類可知而西兵陳狀乞賞皆十數年前未施行者詰其所以則當時帥司既上功

狀復送下保明經隔歲時將帥移易則保明不至而賞不行今雖欲行亦無所考據矣又賞功散於諸房既無程限又不委官點檢人吏得以高下其手使有功者憤歎然則欲士卒之知勸何可得也又聞燕山之役劉延慶擁精兵十五萬於盧溝河燕山縱間言且將劫寨延慶信之遽焚積聚以中軍先遁而十五萬衆一夕俱潰童貫不能誅而反以銀緋招潰兵然則欲士卒之知懼何可得也

八編類纂卷之七十

稗編

六曹類

兵曹

魯自禽父三軍詩稱公徒三萬舉成數也成公元年誅伐齊作丘甲丘各一甲明年戰于鞌四卿於是乎與尸以出襄公十一年三桓改作三軍蓋三分魯而各征其一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其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至是中軍削矣昭公五年遂舍中軍

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季氏專將軍一而孟仲各專一軍之半公無軍焉八年冤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故邾人告吳曰魯賦八百乘邾六百乘蓋羯作也哀公十二年用田賦始以夫田為賦大變丘乘之制齊威公相管仲參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五家之軌為五人之伍十軌之里為十伍之小戎四里之連為四戎之卒十連之鄉為十卒之旅五鄉一軍公將其一工商高國各將其一此三者教十五萬人車三百乘蓋如鄉之法伍鄙三十家為邑十邑為卒十卒為

縱三鄉爲縣十縣爲屬五屬各一大夫自邑積至於五屬爲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一兵得甲十萬九十乘一車得車五千乘可爲三軍者四蓋如遂之法以進國之數而遍征之率車用六之一。士用十之三。艾陵之戰三軍分左右至簡公時公孫會之公孫儋帥車七百乘伐陳始竭作子產修廬井之法而兵止一甲其後遂丘賦矣〔楚〕自武王始爲軍政作荆尸以代階戎分二廣而爲三軍成王地方千里城濮之戰左右師潰唯中軍之卒不敗則猶武之舊然而東宮之甲若敖之六卒申息之子弟略見於傳往往非古公子

要齊爲備之師經甲被練皆創名之康王爲掩始井沃衍牧皐隰賦車籍馬而有車兵徒兵甲楯之數靈王斥地益大陳蔡不羹邑賦千乘於是有五師至平王又始爲舟師吳遂不詳見吳王僚伐楚空國而二將闔廬伐齊蓋可見者四軍夫差益強帶甲之士十有三萬黃池之會三軍皆萬人勾踐棲於會稽甲楯五千人其始伐吳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君子六千諸御千人其再伐吳自將中軍而分左右私卒哀公廿六年夫差伐齊有四軍其後戰國相幷諸侯斥地益廣而丘乘之法壞田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臨

藉之中七萬戶而卒固已二十一萬一家而三兵矣
湣王創爲技擊以兼桀宋五千乘之國號稱東帝趙
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然武靈王變
胡服滅中山五百里猶三單也孝成王卒百萬矣趙
括長平之敗喪師四十五萬而破燕栗腹尚二十萬
李牧敗匈奴亦車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
五萬人彀者十五萬人魏自惠王以武卒奮擊武士
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
匹至安釐王時秦圍大梁悉北縣勝甲以上爲戍士
三十萬韓地方九百里帶甲數十萬燕地三千里帶

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栗腹之敗於趙也、至軍六十萬、車二千乘、(楚)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頃襄王失鄢郢、北保於陳、收東地兵、尚十餘萬、大抵戰國之制、勝甲以上、皆籍為兵、先是齊桓晉文始為召募科民之法、而是時秦有陷陣。楚有組甲。被練。越有習流。君子之軍、迨至戰國、益尚騎射、而技擊武卒、胡服百金之習、行於中國、後世詐力之興用矢技擊之法、得一首而受賜金、武卒一度取之衣三屬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胄帶劍、贏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

利其田地銳士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胡服以金鐺飾首前插貂尾爲貴職武士冠鶡尾之冠緌胡纓短後之衣百金會將賞百金（秦）自襄公始列諸侯有田狩之事而不能遵用周禮至春秋繆公霸西戎始作三軍置陷陣哀公救楚車五百乘（獻公五年）爲戶籍相伍孝公用商鞅初爲轅田遂破井田開阡陌以前後漢參考秦法五戶爲五十戶爲什百戶一里里有魁五里一郵郵有督十里一亭亭有長長有兩卒一爲亭父一爲求盜五亭一鄉鄉有秩三老游徼十於鄉曰聚聚有嗇夫十亭一縣縣有令丞尉不滿

萬戶爲長、凡亭亭間之道南北爲阡、東西爲陌、阡經
陌緯、東漢光武紀有千秋亭、五成陌、而地里志有畢
陌陜陌、酷吏傳有京兆阡南陽阡、盖即其地名云、曹
植詩曰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其制猶存云。以周
百步之畝加之、凡二百四十步爲畝、聽民買賣、隨力
所及不限多寡、凡民年二千三傳之疇官則給公家
徭役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已復給中都一歲謂
衛卒、卅八反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得一首、賜爵一級
爵首有廿一日公士二日上造三日簪褭四日不
更五日大夫六日官大夫七日公大夫八日公乘九

曰五大夫十曰左庶長十一曰右庶長十二曰左更十三曰中更十四曰右更十五曰少上造十六曰大上造十七曰駟車庶長十八曰大庶長蓋皆以戰功相君長昭王始有銳士虎賁八百萬車千乘騎萬匹而分三軍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甲卒而郡縣兵器聚之咸陽銷爲鍾鐻講武之禮罷爲角抵自戰國時秦與山東戍卒僅存五百餘萬至是殺傷益衆而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鎮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

未有此大役而概募兵何也

後發謫矣先發跳刑次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次治
獄吏不直者次隱官徒刑者次以嘗有市籍者次大
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凡在里
門之左一切發之謂之閭左之戍二世盡徵材士五
萬人衛咸陽教射禽獸令自齋糧而勝廣起矣周章
之戲楚兵百萬秦發近縣不及放驪山徒奴產子受
兵以擊盜毋已及周文破關東盜益起發關中卒東
擊盜毋已而阿房不罷章邯將三歲亡失已十萬數
其降楚也坑新安南二十餘萬人而嶢關下軍將皆
賈豎一啗於利沛公入而秦遂亡齊歎破田不遍斥

大彌理以便耕聚亭郡鄉縣猶古遺法然而古人寓兵於農藏用不示是以民習於教而無鬬很鞅始明以戰縣爲刑賞以多殺爲爵級以怯鬬爲後隸斯民要利於上非戰無繇由是秦人之俗尚武趣弃禮義昭襄之際徵調無度始皇混一罷講銷兵意謂士散於天下而利器專於京師可以弭患不知養成戎心困以苛政彼乎賞蹈利而無禮義之習何有於秦哉盜遍山東二世不悟方且納趙高之邪計過爲隄深以示强大章邯百萬之師勢在呼吸長史欣請事咸陽留司馬門三日不得進此秦之所以亡也陳傅良春秋兵

制

漢大抵依秦制凡民二十三爲正一歲以爲衛士每立秋斬牲於郊名曰貙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季冬天子大會饗賜觀以角抵罷遣一歲爲材官騎士御騎馳戰陣八月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水處爲樓船邊郡太守各將萬騎行障塞年五十六乃免就田又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行者不可使還因住一歲諸不行者出錢三百以給戍者是爲過更有事以羽檄發材官騎

北以備軍旅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軍將之事已罷京師之兵止南北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門校尉屯兵北軍屬校尉南軍屬衛尉武帝更太尉爲大司馬大將軍以寵將帥而北軍分八校尉以中壘領之中尉爲執金吾而置三輔都尉屬焉郎中令爲光祿勳而置建章營騎屬焉後更名羽林騎元狩閒兵革數動士物故者勤以馬故民買多復徵發之士益少於是發讁吏次讁民次讁戍次招募次而又多赦罪人亡命弛刑官徒從軍初高文世用兵中尉兵屬衛將軍尚屯關中

武兵變爲
讁民讁戍
募招兵

至(元鼎六年)中尉卒始發夷邊兵不贍至出武庫(昭帝始元間)始募佐命及發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宣帝神爵間)擊羌發三輔中都官徒施刑及應募佽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以益邊兵益北軍亦出矣(唐杜祐通典云兵制可採惟有漢氏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發天下豪族轉居三輔陵邑以為彊幹弱枝之勢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數則削雖衛霍勳高績重命將旋罷身奉朝請兵皆撤歸拔漢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佐言命將旋罷是矣

又按漢兵郎官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吾緹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官掖門都侯劍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兵雖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所掌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畧可見兵數蓋僅盈萬高祖晚征黥布用留侯討發關內兵合中尉卒三萬人衛太子軍霸上惠帝末年陳平周勃爲將相始以呂氏故屯兵衆陽文帝備胡以三軍

景帝七國之變太尉周亞夫乘六乘傳出擊吳楚而
大將軍竇嬰監軍滎陽皆因軍設屯事已即罷武帝
雖置關都尉領如郡國亦無營壘而佑謂重兵悉在
京師非也漢制雖曰因秦然多近古蓋民有常兵而
無常征之勞國有常備而無聚食之費當是時故將
之家亦無給賦宰相之子均調戍邊是以縣有復算
有減更有貸則得爲君上之恩至於將相廢置惟時
或中都公卿或邊郡守尉御史大夫出爲護軍不爲
左遷酒泉太守即命破羌不爲異數而又御軍之法
簡肅精明雲中戰士上功幕府差首虜六級賞與削

將屯田上奏以六月戊申不越旬日璽書已報輪臺之詔敗亡不掩衞霍行封得喪相除若乃賞賚雖或無常廩餼悉皆有量京師將校比二千石塞下戍卒月榖二斛六斗有奇是以終漢之世上無叛將下無驕兵諸呂七國變生倉卒備禦素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陳傅良論漢兵制

竊疑南軍以衞宮城而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嘗攷之司馬子長作王王世家載公戶滿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郡國

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莫而緩急爲可恃故以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京師甚邇民情有閭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惜夫班孟堅號一代良史而論載獨畧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闕焉攷其始末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

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輔之兵卒何也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師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

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
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
尉比郡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
錯列畿甸其勢爲甚逼則兵權爲甚重故都尉尉丞
兵卒不屬郡卒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
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請北軍以馬不適士劾
乏軍興逮貶秩則知左右京兆兵卒皆番上北軍而
屬中尉無疑也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
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著
也立傳名籍以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

十為正一歲為衛士即此宮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
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
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即位之初政令如此
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
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為病王尊傳常
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蓋寬饒為衛
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饗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
願復留共更一年則當時之人情可知矣攷韋玄成
成傳則罷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
紀初元三年隨郎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為病

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幾二千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饗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士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嘗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侯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十八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

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都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況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是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兵增置則其數嘗益少、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大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爲甚略、

無攷證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京師之屯惟此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中尉之任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酈商周昌高十一年百官表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鰓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帝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鰓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歟高帝鍾愛趙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則高帝付以託孤

之任者故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爲衞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爲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衞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即崩必據兵衞宮謹無送喪爲人所制故史稱上將軍祿相國產顓兵秉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內之又令酈

奇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當實顓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為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哉產既顓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為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

詳載爾。又不然則勑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繼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事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勑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鬬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

五二軍盡正知此

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獨產今已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爲太尉勃之憂而呂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然是時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

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益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周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執、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隳矣、易氏漢南北軍始末

張衡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大繆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公車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郎尉表初皆亡員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考異或以光祿勳爲南軍既於史無所據況所領皆郎烏可以軍言曰守門戶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爲出之擊羌也林駉漢南北軍考異

唐兵之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彍騎彍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

天子弱、方鎮彊、而唐遂以亡滅者、措置之、勢使然也、

唐高祖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為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燉煌公為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降羣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為十二道、以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玄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西麟州道為苑游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

一人以督耕戰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隷諸衛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府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爲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爲隊隊有正十人爲火火有長

火備六馱馬凡火具烏布幕鐵馬盂布槽鍤钁鑿碓筐斧鉗鋸皆一甲牀二鎌二隊具火鑽一胷馬繩一首羈足絆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祿橫刀礪石大觿氈帽氈裝行縢皆一麥飯九斗米二斗皆自備幷（必當給之價也）其介胄戎具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爲兵六十而免其能騎而射者爲越騎其餘爲步兵武騎排䂍手步射每歲季冬閱武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

與折衝勘契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毅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疋予錢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毅歲閱不任戰事者鬻之以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共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簡留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亦月上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寖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亡匿

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
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
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
丞蕭嵩與州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彍騎又詔諸州
府馬闕官私共補之令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
目是諸府士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
皆恥爲之十三年始以彍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
爲六番每衛萬人京兆彍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
州九千蒲州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
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陝虢汝鄭懷汴六州各六

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彊壯五尺七尺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又擇材一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凡伏遠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擘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堋士有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彍騎之法又稍變廢士皆失拊循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官

額官吏而戎器馱馬鍋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
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
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駡辱必曰侍官而六軍
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綵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拔河
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
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
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
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及府兵法壞而方
鎮盛武夫悍將據要險專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
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

鎮不得不彊京師不得不弱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劒南嶺南江南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景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爲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

迄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祿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忍恥含垢因而撫之謂

之姑息之政。蓋姑息起于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俱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虜其將帥幷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爲反爲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爲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兵至國門天子爲殺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之兵無復勤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盜據其中自國

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天子禁軍者、南北衛兵也、南衙諸衛兵是也、北衙者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驍壯、月以一營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飛騎、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乘六閑駁馬、虎皮韉、爲游幸翊衞、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騎步射置左

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騎。睿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十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飛騎闕，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寖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召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扈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

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總曰北衙六軍又擇便
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
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廂總號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
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徼巡李揆曰漢
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
衙文武區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
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
策軍節度使鎭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
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卽其地置神
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

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於陜。時邊土陷蹙。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陜州節度使郭英乂。皆鎮陜。其後伯玉罷。以英乂兼神策軍節度。英乂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陜。朝恩舉在陜兵與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寖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

右遂爲天子禁軍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畤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能遏又用愛將劉希暹爲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軍獄募坊市不逞誣捕大姓沒產爲賞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爲神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十數歲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內而多以稗將將兵征伐及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鬬死者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爲使蒐

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王傅吳仲孺殖貲累巨萬以（子壻子弟也）
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爲
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
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裝鎧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
是豪富家緣爲幸而貧者苦之神策兵旣發殆盡志
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
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
備非常上疏曰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
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
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孤豚特犬悉能爲敵願

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兵赴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句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廂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師輕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報將失罪人請非昏田皆以時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

使自肅宗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廢置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勞皆號興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恕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比於軍一牒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縣令皆為之斂屈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挾名敕五丁許

二丁居軍。餘差以條限。繇是豪強少畏。十二年以宦官竇文場為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為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張尚進為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為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既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饟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稱神策行營，皆納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使府縣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十

九年監察御史崔薳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薳四十流崖州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鎭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廢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隷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

可詳

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
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
中尉西門重遂李周諲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
建及茂貞遣兵犯闕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磎乃
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
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瓘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
瓘景宣繼晟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敕諸王
率禁軍扞之、捧日都頭李筠以其軍衛樓下、茂貞將
閻圭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出啓
莎城石門、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

宗室典兵諸王開親軍遂禍之階

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殿後四軍、嗣覃王允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闕、嗣覃王允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季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

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右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募士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

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遷、惟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穀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遇弒、唐乃亡、歐陽修唐書

兵制